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想飞上蓝天的白菜

熊岷菟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想飞上蓝天的白菜

熊喂菟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想飞上蓝天的白菜

熊眼菟 著

内容提要：

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农家孩子，刚出生就让算命先生算定有大出息，而要有大出息，又必将克死其父。中华民族虽然进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而作为生命，主人公的父辈们依然处于蒙昧状态。主人公的内心经历了层层地艰苦地成长过程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他认识了同样遭受排挤的五保奶奶，五保奶奶的儿子是被抓了壮丁，她恨国民党，在她弥留之季，她还觉得自己的儿子在台湾。

ISBN 978-7-89900-544-6

出版时间：2016 年 4 月

总 策 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晓 虹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 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: 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

电 话：010-58110486

传 真：010-58110456

版 次：2016 年 4 月 第 1 版

字 数：124,000

定 价：6.66 元

ISBN 978-7-89900-544-6



第一章

(一)

清晨的阳光，照射到野草上的露珠，一颗颗晶莹的露珠，闪烁出五彩的刺眼的光泽，似乎在好奇地打量着这世界。

野草间的小路，曲曲弯弯，路面上爬着黑色的蚂蚁，有大头蚂蚁，小蚂蚁，还有长了翅膀的蚂蚁。

一个瞎子，扶着一个脸容青瘦，表情木然的小青年，行走在小路上。

前边有一个小镇，叫白马镇，也是白马公社所在地。瞎子走进小镇，摇起了手上铁叮当，叮叮叮，几声传唤，瞎子就吆喝起来：“算命，排八字，摸相！”

叮叮叮，“算命，排八字，摸相！”

随着一声声叫唤，从一座低矮的泥墙瓦房里走出一个女人，女人已经五十多岁，她热情地邀请道：“先生，进屋，帮我孙子排个八字哇！”

算命先生应一声，徒弟就将他引进门去。家中有点阴暗，房间里一个头上扎着手绢的坐月子的妇女，抱着一个婴儿笑容可掬地来到客厅里，老夫人拖过一条板凳，请老先生坐下，又给老先生沏上一杯茶，报上了孙子的生辰八字。瞎子伸出右手，做起了兰花状，四个手指逐一地在拇指上走动，忽地笑道：“你这孙子是那文曲星下凡……”

开篇第一句就惹得东家眉开眼笑，觉得瞎子的话句句中听，句句在理。

那时还是生产队，庄上劳力下了田，可还有少数女人、孩子留守在庄上，生活单调无乐，见了个瞎子算命也是件新奇事，客厅中很快挤了许多看客，一双双眼睛盯着瞎子脸上，手上，想从瞎子脸上，手上看出天地间神秘莫测的天道来。

忽然有人说起了这瞎子的神奇所在，引得看客们将瞎子当成神仙一般的人物，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这瞎子名叫李炳华，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算命先生。据说有一年李炳华到了外县一个小村上算命，遇上一户人家，替她十九岁的儿子算命，李炳华掐指一算，大惊失色，不敢道破天机。那女人见状，反而急于知晓天机。李炳华要求：说出来，她与家人不可怪罪于他，他只是照阴阳掐算，也有失算之时，不可见怪。

女人与边上看客连声答应，怎么可以怪罪于他算命人呢？

李炳华这才道出，她的儿子过不了今晚子时。

这话一出倒真吓得在场人直吐舌头。那女人的儿子还在田间劳作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事呢？

女人也不敢信，也不敢不信，不信万一儿子出了事，那可后悔不已了。女人就问李炳华有什么可救？

李炳华倒也讲个科学，他要那女人尽快安排儿子赶到县城去，到人民医院住下，如遇凶险，得以即时抢救，也许能拣回一条命。

那女人怏怏地回了家，老公与儿子午间从田里回来，女人就悄悄地对儿子与老公说了。儿子一听火冒三丈，一个能打死一只老虎的小伙子，瞎子居然说他活不过今晚，他不顾父母劝阻，赶到那瞎子耽

搁的东家，就给瞎子三记响亮的耳光。

瞎子挨了打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微笑着说：“如果你不是个急性子，也许还能逃过这一劫，就因为你性子急躁，今晚必死无疑！”

小伙子又要上前打瞎子，让东家拦下了，要小伙子如果瞎子算不准，明天再来揍他耳光，如果算准了，明天他就知道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父母会知道，乡亲们会知道。

小伙子气冲冲地回去了。

半夜里村庄上就传开了那户人家的悲恸之声，那个小伙子已经死了。

有人问那瞎子，为什么小伙子性子不急就有可能逃过一劫？瞎子说他算定那小伙子有心脏病，平日里看不出血液循环，而那天正是小伙子心脏运行到节点上。他要遇事平心静气，不急不躁，血管不至于破裂。而遇事一急，血管就突然炸裂。他建议他进医院也是让他在医院里安下心来，略有头痛还可抢救。没想到那小伙子与他爹是个小偷，晚上出去偷人家的猪，让人发现了，拨腿就逃。一路狂风奔，到家就头痛欲裂，无可救了。

听的人后来合实，事情真如李炳华所说。他一个瞎子怎么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未知世界呢？这就是让人佩服之所在。

这事是真是假无人验证，却让众人信了，越传越神，丝毫没有了破绽。也让李炳华名扬百里，只要听说他在算命，家中有个小孩的想尽办法给小孩排个八字，似乎李炳华能主宰他们儿子的命运。

李炳华在白马庄上算到下午三点钟，才没有客官上前算个卦。那

时毕竟大家都穷，不要说算命的钱，就是买个盐巴也常常成问题，常常见到路上一个女人拿个调羹上东家，到西家借个盐巴应急。

李炳华就收拾起行囊，扶着徒弟的肩膀出了白马庄。一路又叮叮叮地吆喝着：“算命，排八字，摸相！”

（二）

李炳华有个姐姐嫁在白马公社石仙洞大队石仙洞自己然村，李炳华常常以姐姐家为据点，四边作战，过个把月又换个点儿。这一天他也正是准备去石仙洞。李炳华早些年第一次进到石仙洞，进村口听到风刮着樟树的声音，惊异地说：“这村庄必出虎将！”而庄上小孩出生，要排个八字，非等李炳华到来不可。石仙洞村上大多数孩子都是李炳华掐指算过一卦，李炳华还没有发觉能担此命的小孩。而李炳华似乎有意要寻得此人，真正替他算上一卦，开出逢凶化吉之良策，以助孩子成就一番事业，也能护佑乡亲，他脸上也有光彩。

白马镇去石仙洞，如果直接过一条小河，那还不到四里地，绕河过桥，却要过两座桥，一座水泥桥，一座木板小桥，要多走三里地。

李炳华又没有急事，就要徒弟前头过桥。出了白马镇，过了桥，就是黑马镇。白马黑马两镇隔河对峙，据说当年就是两个老神仙一个骑白马到河西，说河西是块宝地，一个骑黑马到河东，却说河东是块宝地，所以就各赐名白马、黑马。到现在究竟白马优势，还是黑马优势，还没有见出分晓。

李炳华徒弟在前头悄声问，是不是要到黑马庄上捞几个卦？李炳华说今天就算了，隔天可以专门上黑马庄上。李炳华说着就收了叮当，

与徒弟说着悄悄话，打黑马村外沿的小路上走着，偏西的太阳打在他们身上，映着他们有些破旧的衣着。这李炳华虽然是个瞎子，走起路来却是挺胸凸肚，一身旧长衫倒显得有几丝仙风之气。他徒弟一身短衣，屁股上，膝盖上打满了补丁，这在当时倒并不觉得寒酸气，露出屁股也是时有所见。

到了小木桥上，徒弟提醒李炳华小心点。

李炳华坦然一笑，这桥他走了无数次，还怕掉下去吗？

两人正走着，李炳华听到桥对面过来一个人，听脚步声似有点熟悉，他正准备与熟人打个招呼，不料那人从他身边过去，鼻孔也没有吭气。李炳华心下里暗想，这回自己还是失算了。不过诸葛孔明也有失策之时。

过了小桥就是一片田畈，田畈里有人劳作，这正是秋季，玉米还没有收起，晚稻却已经开镰了，田畈里打稻机声隆隆响着。

有人打老远叫喊着：“炳华先生，给我算张命，看看我当得了大官吗！”

炳华先生听声音有点熟，却叫不上名，这是黑马庄上的人，黑马庄上大多数人认得他，他却只熟悉那么几个。炳华好言道：“在田间劳动也是好的命吗，晚上热乎乎的白米饭不劳动哪里来的？”

炳华与人说着就听到打稻机声渐渐远了，他们上了一条小山坡，过了小山头，就呼吸到河岸边清晰的空气。炳华知道这已经到了石仙洞地界上了。

李炳华正走着，就听到一声唤：“炳华，好长时间没见你过来了！”

那打电话的是石仙洞的白胡子。白胡子原先是市政府法院里的一名书记员，颇有学问。解放后一时没有事情干，就顺着河流来到石仙洞，准备从石仙洞贩桔子到外地去，赚口饭吃。

那时公社办公所准备设在石仙洞，粮站与供销社已经在石仙洞开张了，而真正识字的人并不多，算盘打得娴熟的还没有呢。白胡子到了石仙洞，刚收了一点桔子，大家就发现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，还能听你打算盘就知道算盘上的数字。这就让大队支书、大队长留下了，要他做个会计。白胡子有所顾虑，老婆还在城里，日后谋生还是城里路子多。

可大队支书来硬的，如果不留下，他收的桔子就没收充公了。如果留下来权当国家收购了，他老婆也会可在石仙洞落下户口。决不让他吃亏，到处都是干革命，在石仙洞也是干，在别处也是干。

白胡子就这样留了下来。

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以他曾是国民政府法院的书记员，撤了他会计一职，他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生产队上只好安排他放条牛。

白胡子没想到自己满腹经纶沦落到放牛的田地。不过放牛也很清闲，他头脑中的学问又可以与放牛人聊聊。有时村上人就请他说个三国，水浒什么的，博得众人一乐。

而这李炳华的到来是白胡子最高兴的事，白胡子也喜好与人谈论没有人懂得的阴阳八卦，在那神秘的世界里他与李炳华如鱼得水，谈得融洽。

李炳华、白胡子就在草地上席地而坐，聊了一阵子，才起身扑扑

屁股，与白胡子约定，晚上他姐姐家里见。

这李炳华的姐姐名叫大汉堡，是个块头颇大的女人，伸出来的胳膊如人的大腿，她的老公反而是个细灯草，站在她跟前就好比一个西瓜，一个西红柿。所以家里是李炳华的姐姐当家。

可李炳华的姐姐常常与老公吵架，她怀疑老公与村上某个女人有染，老公没有这等事，她也不信，所以吵声不断。

李炳华赶到姐姐家。姐姐大门开着，家里没有一个人。两只鸡飞到了八仙桌上，一只大公鸡站在桌子中央喔喔大叫。

李炳华的徒弟赶下鸡，帮着擦去桌子的鸡粪，就给师傅沏上一杯浓茶。

李炳华听到邻居一个女人叫声，起身到门口，问邻居他姐姐上哪儿去了。

邻居说上田有源家去了，田有源的老婆要生了，她去帮个忙。

李炳华听说田有源老婆要生了，惊了惊，田有源老婆叫吾村南，她生的孩子全是李炳华排的八字。第一个男孩李炳华算出来，只肯这孩子没有长寿之命，但他没敢说出来。那孩子长到十六岁，得了病，不久就离世了。

李炳华这才说出来，那孩子绝对的聪明，有龙虎之命，可惜天不加其寿。吾村南二胎是个女孩，女孩成不了气候，所以吾村南抱那女孩来，李炳华也只是简单地替她排了一下八字。

吾村南将第三胎的男孩抱到他身边，要排个八字，李炳华掐指一算，这孩子也是聪明过人，只可惜遇上一阵恶风，命中带残疾，难成

气候。

李炳华替吾村南排过命，这女人命硬，但她天生头脑不一般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。

现在又生个孩子，会不会是石仙洞必出而没有出的那员虎将呢？

（三）

吾村南并不知道什么天道玄机，她经历了阵阵痛疼，在听到一阵哇哇的哭叫声，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。专门请来的接生婆与前来帮忙的大叹堡欢喜地叫道：“一个男孩，一个男孩！”

大叹堡宽大的双手抱起毛茸茸的小生命，忽然诧异地对接生婆道：“这孩子脑袋怎么这般大？前额上好像长了两只角！”

接生婆说，大头好，大头当大官，接生婆接过孩子，细看那孩子，额头上并没有什么角，只是看上去稍有点凸。

吾村南叹口气说：“出生在俺这种人家的孩子还有什么好命呢，还当什么官，只要不讨饭就行了！”吾村南说着，双手接过了孩子，孩子到她手上就安静下来，不哭不闹。

吾村南命确实非常凄惨，死了一任丈夫，折了一个少年儿子，夭了一个两岁的儿子。眼下还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她一家子就住在这间阴暗的房子里。两张床，挤着五个人，窗户上还拥挤着一圈圈蜘蛛网。这种阴暗的角落里不要说那么遥远美好的梦想，就怕哪一天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也已经奢望了。

田有源从生产队收工回来，听说老婆又生了个男孩，心里也特高兴，加上这男孩，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，本来是光棍一条，没想到四

十多岁的男人，进入吾村南家，还能续下香火，结束了断香火的担忧。

也让他人前人后抬得起头。断了香火是人生最大的悲哀，还要受到多方的嘲笑，这一下他反而可以嘲笑别人了。

田有源家中除了自己两个儿子，前面还有一个女儿与一个儿子，那不是他亲生的，他心里总是偏向自己的儿子。此刻女儿马英在厨房里忙碌着晚餐，她是个十三岁的少女，没有上过学，大字不识半个。女儿提出上夜校，识个字，吾村南就说，家务事还忙不出来呢，女孩子识什么字，反正是别人的人。

马英对于母亲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心里不快，但也没有力量反抗，只有默默地干着家务活。

田有源吃了晚饭，就带着三岁的田水来到大汉堡家。大汉堡的老公马小丁是他儿时的伙伴，田有源踏进马小丁家，见李炳华与白胡子两个最有学问的人，坐在上首，喝着小酒，马小丁坐在侧旁，见了田有源客气地问道：“有源又添了个儿子了？”

田有源笑嘻嘻地应着：“是哇”！

李炳华却有意问道：“你今天出生的儿子是几点钟落地的？”

田有源却不知这事。正从一旁厨房里过来的大汉堡笑道：“是四点多钟，五点钟不到，这孩子可逗人喜欢了，脑袋特大，还长了两角，我看看他五官，可是个好孩子！”大汉堡常听弟佬说些看相的事，也会两下子，在女人堆里她还以为自己最有学问了，不像她们那样什么都不懂。她也是凭自己感觉觉得孩子长了两只角，说出来就想让旁人信服。

汉堡婶大女儿兰香在一旁怪着母亲：“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，毛茸茸的，能看出什么，你还能看出他的相呢，还说两只角呢，牛才长角呢，瞎说！”

汉堡冲女儿提高了嗓门：“我瞎说？我明天抱过来你们看看，你们一看就知道那孩子有多可爱！多有大官的相貌！”汉堡以为可爱的，你再说她还是以为可爱的。

就在他们闲聊着，李炳华已经暗中替刚出生的田山算了一卦，李炳华暗暗叫奇，这孩子你说要命相上大吉大利，大富大贵，可偏偏又是多灾多难，命里克父，他是以克父而求得自己发展的。如果父亲不被他克死，他只是个一般孩子，甚至一般的孩子也不如，如果父亲被他克死，他必将成就一番世人难以预计的大业，红遍于世界。

这种命非常有悖于常理，李炳华就压着不说。

不料他在暗掐指头时，旁边的白胡子也在掐指一算，他微笑着问李炳华：“怎么样？你无解法了吧？”

白胡子这句话倒触动了李炳华，在命理上他决不能输给白胡子，白胡子是个没有成名于外的门外汉，自己是业内公认的高手。这场面看上去秋风宜人，风平浪静，暗中李炳华却与白胡子较量着，惊涛骇浪，如两匹战马在驰骋。

人与人之间其实无时不在过招，较量。只是许多人没有在意，也因为没有在意，就难以发现自己所损耗的能量，反而一个劲地与人较量着，一生在白白地流失了生命力。

李炳华本来不想说出田山的命理，天之大道你要道破了，就只能

乱了天道，给生命带来更多的悖逆，而这李炳华自恃神算盖世，那里忍得下口头上的争战，就对田有源说道：“你这孩子是天煞星，长大了必有一番作为，但他要有所作为对你却是极大的相克，只有将你克死，才能有所作为！”

这话一出口不仅吓傻了田有源，也吓倒了在场所有的人，个个将目光直勾勾地打在李炳华脸上，想看出他瞎掉的双眼里对天地深邃的洞察力，可那瞎掉的眼睛凹陷进去，反而露出令人发寒的冷气。

白胡子也倒吸一口气，这种天道那可一语道破？他不知道人性深沉的嫉妒与好强，也不知道这事是由他而起，不过他知道这一语道破，就平白地给刚刚来到尘世的小生命带来了几倍于他命中该有的灾难，而多了许多人为的灾难。白胡子也是为了安慰田有源，也许也是命理之中的事，白胡子捋着下巴上长胡须说道：“不过也倒有一法可以解你父子相克之理，还能保你儿子将来荣华富贵，成就一番事业！”本来这话一语说将下去就是了。可这白胡子偏偏是个极善于说书的人，话到关键时刻就拿眼看看周围看客们的表情，以便引起更多的关注。这也是人之本性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他人的关注，成为人群中的中心人物。

所有在场的人都将目光打到白胡子脸上，期待着下文。而田有源比旁人急，他瞪着两个眼珠子，急问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李炳华将手指放到桌面下，掐指一算，白胡子不过是要将田山送他人做儿子，可是天道难违，只是田山命为天煞星，却需要石仙洞这块土地上的灵气，露水的哺育。你别以为天下同样一块地，可地与地

之间，风水极不相同，有人听到风水就断言是迷信的东西，可风水对万物皆有小气候的影响，山坡阳面与阴面成长起的树绝不会相同，山口与山坞中的风力绝不会相同，靠山与依水绝不会相同。看上去细得不能再细，对生命并无多大障碍，可要知道，人也是一命，天天在天地间行走，时时接受着天地之气，你不要说某个时辰出生的人，就是相差几分钟，也有可能相距几万里。这就是细微之处具有巨大的力量，所谓算命只不过根据八卦预计天地之气，五行相生相克，这也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承不衰的秘密所在。只不过常人最容易忽略这细微之处。李炳华虽然是瞎子，对天道却具有极细微的观察力，就因为他是瞎子，他无时不在用心捉摸天道。白胡子虽然才学高深，也因为有双眼，被世俗所惑，难以与他抗衡。

李炳华这一下却没有说出自己的预测，反而问白胡子：“依老兄之见有何解法？”

白胡子笑道：“只要将那孩子送于他人做儿子！”

李炳华心头不禁暗暗发笑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白胡子自以为自得算了，其实还是少算了一招。

可白胡子接着说：“不过不能送出石仙洞，否则这孩子也是平常一人而已了，难以承受天命之责。所以得送于石仙洞人家做儿子，我倒有一法子，我儿媳妇一年前也生了个孩子，是个女娃子，不如你将儿子与我家换了，两家都有好处！”

田有源还没有来得及回话，一旁的汉堡婶就叫起来：“你们都在瞎说些什么，好端端的孩子，刚刚来到人间，你们就说他克父的，还

要让人给你当儿子，不要说他娘舍不得，我也舍不得，不能与你家换，要换还是跟我家换！”

汉堡眼下已经有两个女儿了，大女儿兰香十岁了，后边夭折了两个孩子，小女儿是去年出生的，也好与田山做个对换。

田有源本来有意与白胡子换了，可让汉堡一搅和，他反而为难了，论几家的关系，他自然与汉堡家亲近，要换也得与汉堡换，可此刻要换，就得罪了白胡子，他一向怕得罪于人。田有源只好说：“一个小孩子他又能把怎样呢？”

李炳华与白胡子两人都意识到田有源不是不信他们的话，而是为难此事。他们也不能将话说得十二分地肯定，这毕竟是看不见的事，谁也难以把握将来的发展。大家就将话题转向别的事情上。

田有源脸上没有露出什么惊恐，心里却不安着，他本来就是信奉白胡子、李炳华的粗人，并且他个性也显得呆板固执，一个理念落进他头脑中，他以为真的，就再也难以改变了。他心里还是担心那小小的生命在看不见的命理上将自己克死，他坐了一会儿，就抱着田水回去了。他抱着手上的孩子，觉得还是这儿子好，不会克父，与他亲热。

田有源回到家，房间里漆黑的，他点上煤油灯，将田水放进妻子身边，看了看小儿子，小儿子此刻正在梦中，他看了一眼，就觉得这孩子额头上真的长了两只角，面相上长骨，脑瓜儿又大，正是克父之命。

田有源吹了灯，摸黑到里边床上，上了一袋烟，吸了两口，与妻

子说道：“白胡子要俺将这孩子与他家换个女儿，他家媳妇没有儿子，以后他女儿换给我们，可以给田水做老婆，这孩子也可以娶他下肩的妹妹做老婆，我想这件事倒是挺好！”

没想到吾村南一听就火气冲冲地冲丈夫说：“要换你自己跟他们换，我儿子不跟别人换，什么人换也不行！”

这吾村南个头短小，脾气却倔强，田有源倒也不十分情愿与人家换了儿子，他只是心里有些恐惧。妻子这一说，他倒没了主张了，再吸了两口烟，吹了烟丝，就倒在床上睡觉了。

（四）

那田山长到三岁就露出了克父的相，头发根根粗得像铁丝，鼻梁老高，眼睛深凹。与儿伴在一块玩着玩着，就闹了，打不过人家，就上前拽过人家的手，像狼一样地就是一口，给人玉笋一般的手臂上留下几粒牙痕，痛得人家哇哇大叫，邻居就埋怨世上那有这种孩子？像恶狼一样，不经意间乡亲们倒不叫“田山”，而叫“恶狼”了。并且很快全庄的都知道这是个脾气极坏的孩子。

只有汉堡婶与兰香姐两个特喜欢田山，觉得田山头发长得像刺猬，脑袋像大南瓜，憨厚可爱。汉堡也常常约吾村南一道到田野上抄猪草，也常常带着田山。田山也提个小篓子，学着抄猪菜。大家剥别人的菜叶，他一张也不要，别人与他开玩笑，将菜叶放到他篓里，他就拣出来丢到地上，呆呆地盯着那人，反而逗得大家开心地笑。田山又极其容易听人朦，有人告诉他站在笠帽尖上可以看见北京，看见毛主席，他果真将家中一顶笠帽丢到地上，踩了上去，一脚踩破了笠帽，